

中共记者们原来也是“弱势群体”

明慧週報

●大连版●

第66期 2009年9月25日

【明慧网】“弱势群体”通常是指在经济上比较贫困和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按中共自己的定义，“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和收入较低的贫困农民等几部份人。

与这些人相比，那些“呼风唤雨”的记者们，似乎应该与“弱势群体”无缘。其实不然。最近因为涉及政治迫害而逃到海外避难的《人民日报》麾下的《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在接受美国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采访时，讲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内部故事，原来喉舌记者在政治权利上也是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

邱明伟讲到，在北京奥运期间，报社不准做任何的负面报导，“要求到什么程度呢？包括有负面的问题都不准去了解，不准去调查，更别说发表了。就是说即使你不发表，哪怕我去调查一下，看一下，那也不可以。”甚至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呢？以奥运期间交通方面有压力为由，“动员我们说奥运期间就尽量不要外出了。”

在奥运期间，中共为了对国际社会做秀，专门开辟了一个“示威区”。邱明伟说，《人民日报》给员工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游行示威的区域不准去，说只要谁去了，只要是让监控探头拍下来以后，他说我们按照监控探头来认人，认到谁就开除谁。”中共还给员工洗脑，“单位明确要求我们不要跟外国记者接触。”

邱明伟还提到，要发一篇调查的稿子，经常会遭到各方的干预。恶劣的情形包括“（被调查的人）直接跟你单位领导打电话，说这个人居然敢调查这个事情，也要求单位做出处理，停职，甚至采取其它手段等等。”

邱明伟讲到一个例子，硬把一个普通人塑造成先进典型。“然后通知这个模范典型进北京去领取奖项。

但是没想到这个得奖的人，居然在进北京领取这个所谓的孝顺婆婆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奖项的时候，临走之前还跟她婆婆干了一仗。

你想报道的，中共不让你报道；你不想报道的，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中共要强迫你去报道，逼着你去造假。当初江泽民及其帮凶全面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之时，无数中共喉舌媒体的文字打手们充当了抹黑

法轮功的急先锋。很多记者说“不造假，就没有了饭碗”，这些喉舌记者们不知道造下了多少的罪孽。喉舌记者曾把河北省任丘法轮功学员袁玉阁骑车过一个小土桥不小心摔倒的事，杜撰成了什么“成仙成佛，带上儿子一起跳进了护城河”如此荒诞无稽的具有中共特色的胡言乱语。袁玉阁后来在明慧网上揭露此事，“事后，我问采访记者，电台报导失真，你得有职业道德。他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没有自己的采访自由，没有写作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维持自己尊严的自由，这就是中共喉舌记者们的写照。许多人还出卖良心，配合中共造谣惑众，迫害善良百姓，助纣为虐，他们不也是“弱势群体”吗？◇



■今年八月，邱明伟在香港记者会上公开声明退党。邱明伟今年来港参加了七一大游行，回大陆后便遭到一系列打压。他表示根本原因是他曾对法轮功进行过调查，并帮助过法轮功学员。

大连大法弟子吴月菊在中共邪党黑窝里被迫害纪实（原文有删剪）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明慧通讯员辽宁报导）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铁西区大法弟子吴月菊，从九九年“七二零”法轮功被迫害开始，就不断被中共邪党抓进看守所、劳教所等黑窝，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

在看守所遭摧残

九九年吴月菊因去北京证实法，被当地警察抓到普兰店看守所，非法关押七个月。期间，她遭受双手、双脚上镣铐，上厕所用手提镣铐，撒上屎尿得用水冲净，铐老虎凳七天，当时被铐的小腿肿成比大腿还粗。

抓吴月菊有警察王强、社区主任：常玉娥、刘万祥。当时普兰店看守所所长：关丽娟（女）、公安局长姓王。

二零零零年九月，吴月菊再一次去北京证实法，被抓进河北三河看守所。吴月菊被当地警察王强、“六一零”孙谋生认出抓回。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被送大连教养院。

在大连劳教所遭受电棍、关小号铁笼子、性虐待、吊铐等

在大连教养院遭受电棍、警棍、关严管号、关小号铁笼子、躺死人床（四块板、不给被盖、开窗冷冻）、冬天

全身被泼凉水、性虐待、吊铐等多种酷刑折磨。非法关押三年多，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日吴月菊被释放。

二零零四年一月六日吴月菊又被中共恶警绑架到普兰店看守所，第二次被抓到大连教养院。此时女队大队长是韩建旻，声言一定给吴月菊点厉害尝尝。吴月菊第一次进大连教养院时，在被关小号铁笼子里，韩建旻就威胁她：“给你打上一针、送精神病院什么都忘了，还炼个屁！”这次韩建旻说，是吴月菊出去给她曝的光，为报复吴月菊，叫普犯审问：炼不炼？回答肯定。女警察范伟就叫普犯们拖吴月菊进小号铁笼子，吊起来，斜拉吊挂，把饮料瓶灌满凉水，从脖子往衣服里倒。

这次吊挂，致使吴月菊左手致残。这是大连市中心医院确诊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的大连市中心医院是大连教养院等黑窝的定点医疗单位）。当时韩建旻进小号铁笼子说：谁迫害你了？吴月菊还坚持给她讲：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

普犯崔金南（卖淫）用牙刷捅吴月菊下身；在普犯张秀娟教唆下，又用开水烫吴月菊乳房。在残忍的折磨

下，吴月菊吞了钉子、筷子（注：修炼人不能自残），到大连市中心医院做手术。此时吴月菊已被迫害的没人样了。吴月菊姑婆到医院都认不得吴月菊了。亲属说怎么把人整成这样了！恶警万雅琳（女队副大队长）不承认，反而说：再闹就全给抓起来。

万雅琳没等吴月菊抽线，急忙把她拉回，在大连教养院医务所抽线后，刀口没愈合就开始打吴月菊，不让上厕所。普犯崔金南用脏袜子、裤裆里的护垫堵吴月菊嘴，又吊起来，脖子挂上大牌子，上面写辱骂师父的话。她们边打边骂，打到鼻子哗哗淌血，衣服被血湿透，她们扒了吴月菊衣服，薅头发，把稀饭往头上、脸上泼，再用冷水冲；又强迫她背“监规”三十条，不背，就给铐上。

此时，吴月菊的乳房开始溃烂，左手没知觉不能蜷握，又被严管蹲小号铁笼子，与大法弟子曲淑梅同铐死人床。这时恶警叫吴月菊写“遵守院规保证”，被她拒绝。

吴月菊要求无条件释放。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吴月菊被拖到第一辆囚车上发往马三家教养院，王光富则被单独派车送往马三家教养院。吴月菊一路上高喊：法轮大法好！

吴月菊被关押两年又延期半年后，于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回家。

再次被绑架迫害

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普兰店“六一零”和铁西派出所的，还有社区的，闯入吴月菊家，强迫吴月菊去罗台山庄洗脑三个月。他们给吴月菊戴上手铐，翻乱了家中物品，还把大法书、大法像，还有切纸刀、复印机、光碟、资料等抄走。

他们又拖又拽，把吴月菊拖上停在楼下的警车，到铁西派出所，又转送公安局，这些中共流氓人员拽手铐，拖吴月菊上了四楼，铐子勒入肉里。吴月菊喊：迫害法轮功有罪！并喊大法好！天灭中共！他们就打她脸，搧耳光。一个姓张的“六一零”疯狂了，卡吴月菊脖子，卡到快没气了，又拖到姓张的办公室，很多人威胁她，又换了一个屋，把她铐在老虎凳上，大连国保特务陈欣亲自打她脸，揪头发，搧耳光，并说：认不认识我，我就是你们法轮功上网的那个流氓特务——陈欣。

又问：认识李梅吗？吴月菊什么都没回答他，只说：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他用脚踢吴月菊（边上站着个警察都看不入眼）把大法像往吴月菊腩底下塞，很多人都在场观看他表演，最后没招法了，晚上把吴月菊送普兰店看守所。

在看守所，吴月菊开始绝食，被灌食，所长关丽娟叫普犯人堵她嘴不让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一个姓闫大夫很恶，强行给吴月菊灌食，把手、脚铐在床上。

被恶警酷刑折磨加上绝食，吴月菊身体开始消瘦，胃出血，邪恶之徒不想承担责任。四月二十七日，突然所长关丽娟说要枪毙吴月菊，叫她收拾出监号，这样吴月菊才被送回家。在严密的监控下，吴月菊从家中逃走。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吴月菊回家看亲人，被吕××、王民等举报，当地“六一零”直接闯进吴月菊房间，第二天就绑架到马三家教养院。

马三家劳教所的残忍

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一切又是强迫，强拉按手印签字，吴月菊把那张纸撕了，两恶警强行剪头。不配合，就把胳膊绑起来，吴月菊就绝食，还有大连的耿丽和张敏都因绝食被用开口器下到嘴里，嘴都发炎了（开口器是对付

绝食的一种专门工具，极其邪恶残酷。受刑者先被铐死人床，再被开口器下到嘴里，根本无法喊叫或呼救，撑到极限会把颧骨关节当场撑掉。说是灌食，其实是倾倒，呛得死去活来，几乎窒息，每灌一次就象过一次鬼门关，绝食能坚持几天都很艰难。吴月菊被铐死人床，用毛巾把头捂住，倒食，灌得死去活来，几乎窒息。有七、八个女恶警，其中石宇骑在吴月菊身上，强制吴月菊灌食。

二零零八年元旦，因抄大法经文，被扒光衣服，被卡脖子不让喊出声，并用胶带封住嘴，恶警张卓慧、张君、张环、黄海燕把吴月菊拖进储藏室里（大法弟子都是在此受酷刑折磨），用白布把腿捆牢、用手铐吊起来、整整冻一宿，手脚都失去知觉（元旦的沈阳，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几度，再加吊铐，用刑残酷令人难以想象）。

零八年四月一日，将吴月菊送到普教，恶警刘慧、王淑征唆使普犯在水房洗漱间把吴月菊衣服扒光，翻经文。吴月菊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又被铐死人床，只要喊话就被开口器打嘴打出血，把嘴长时间撑着，不准闭眼用脏水往脸上泼。

在监室，吴月菊不穿号衣；做奴工服装活，吴月菊天天唱大法歌曲。

尤然拿电棍电吴月菊，大便厕在裤子里，吴月菊仍喊大法好！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张宇、王淑征因吴月菊喊：法轮大法好！用欺骗的手段找吴月菊去谈话，吴月菊不去，她们就寻衅强拖吴月菊进办公室，把衣服扒光翻经文，打无数耳光，把吴月菊牙打掉了，左眼当时鼓出来了。

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加期二十五天后，吴月菊又被普兰店恶人强行拖到警车上，绑架到抚顺罗台山庄。参与者：普兰店“六一零”高××、王××、社区人员姜青。普兰店铁西派出所警察共五人。在洗脑班，吴月菊不听邪恶的一切安排，此时，苏静坐阵罗台山庄，她见到吴月菊就嘱咐吴月菊别再给她上网了。她暗示，越给她们曝光迫害越严重。六月十五日，吴月菊从罗台山庄被拉回家，随车有普兰店“六一零”人员高××、王××，铁西派出所所长宋××及社区姜青、于××共七人。

本来出监后，应该有正常生活。可是普兰店“六一零”、派出所、社区人员不断骚扰吴月菊。七月十五日，普兰店“六一零”电话打到吴月菊女儿婆家找吴月菊，吴月菊住地社区保卫人员吴安君电话打到大连吴月菊二哥家找她。普兰店“六一零”又派四警察（穿警服）到开发区吴月菊女婿单位找吴月菊（让单位领导提供她女婿电话，四名警察知道干的事不光明就叫单位人给她女婿打电话，遭到拒绝，四个警察自觉行为卑劣，就厚着脸皮给她女婿打了电话。）吴月菊女婿严正的顶了他们。

在吴月菊离家后，她家人清晨五点下楼，见社区几个人在她住的楼前楼后监控看管。他们一直不放松对吴月菊的迫害。



咏菊 ◎心宇

不畏秋霜染，西风独自妍。
清香酬逸客，傲立向寒烟。